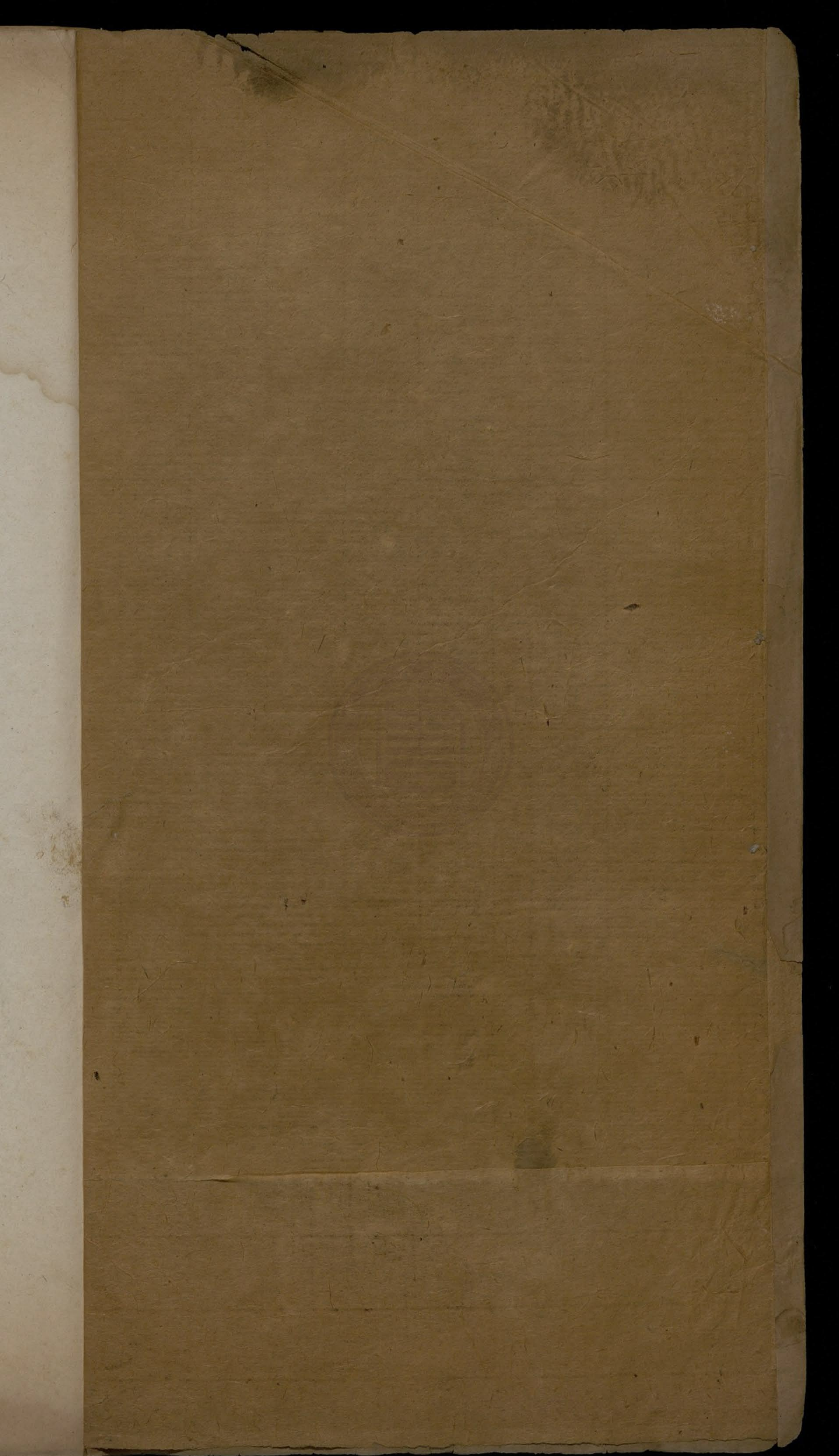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接收李培天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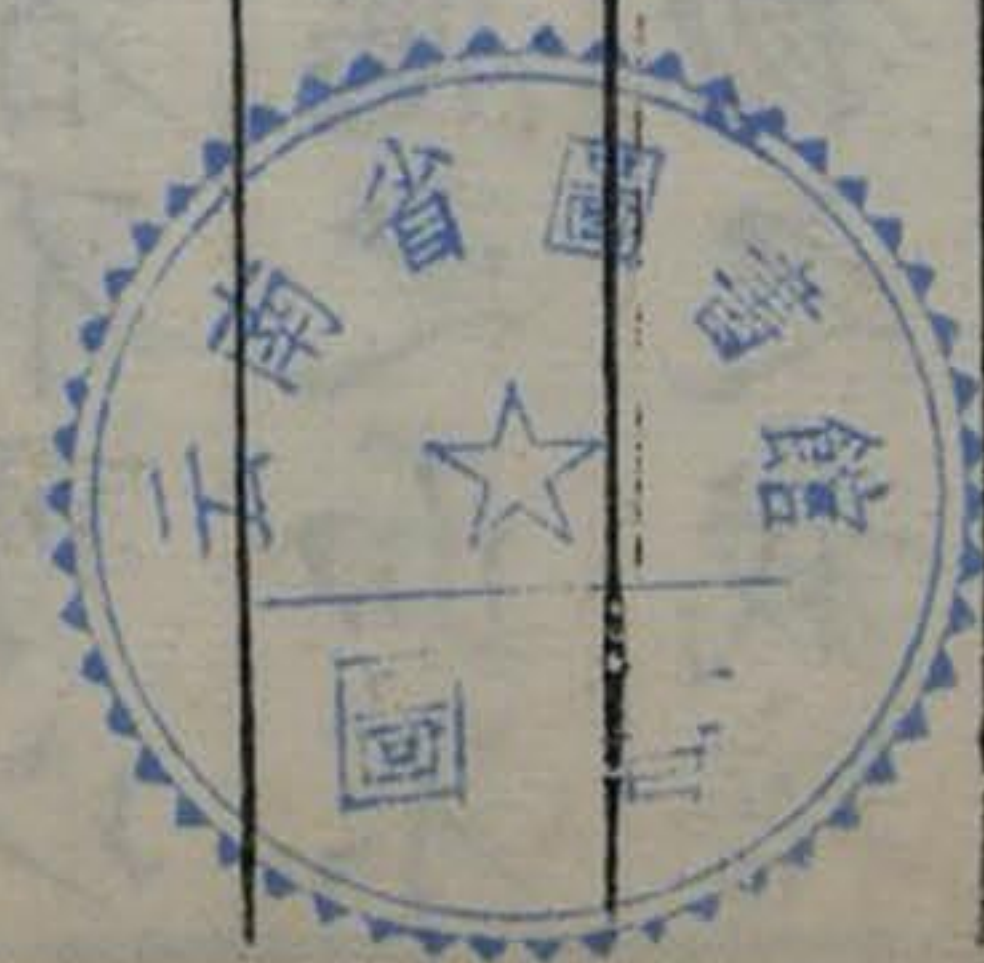
接收李培天圖書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五

序

壽尊師石菴曹先生八十序

尊師石菴先生八十之誕余客楚南家兄養菴以書
 來曰若不得拜壽其以文為先生壽可乎嘻此余之
 心亦余之分也廼忘其固陋為文曰天之生物其不
 測矣當春氣和土脉動雨露之所滋百果草木萌芽
 甲拆華者實者靡不乘時精采是天以雨露栽培之
 也及至霜雪既降寒威凜冽草犯之而萎木觸之而
 禿獨松柏之節挺拔勁秀是天以霜雪栽培之也以



雨露栽培者其生氣常易以霜雪栽培者其生氣常
難生之易則其變衰必易生之難則其變衰亦難理
固然也天之生人也亦然予之以福澤使之履順境
坦途罔有拂逆是雨露之栽培於春者也投之以艱
難困苦幾危而後安固窮而後達是霜雪之栽培於
冬者也然物之無知其榮其枯一任於氣之自然人
則有與天感應之道此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故天之
責於人者爲獨至而人之修其身以順天者不可以
不周世之人子子然而修矣修之而不應應之而不
如其願則曰天之無報也而遂怠其修造物之栽培

者猶爲未定而彼之自棄乃先於未定之天則其終身困窮無惑也苟能摧之益堅挫之益勵則天之降福如松柏之異於衆木也可知爾已余於石菴先生見之先生家故貧其父翁學儒不售先生思自奮於詩書而無資乃以課士爲業晝則與諸生講解不廢時刻夜則焚膏繼晷分更分漏寢息靡寧歷寒暑爲常先生貌素臞以讀書積成羸瘵然先生無他嗜慾惟攻業益專羸瘵不爲累也居頃之中鄉試書經二卷是天之植先生於始而先生既修身以順之矣比其中年復遭迍蹇子息之變相繼而起艱虞特甚先

生力行古道而報施若是宜其怨且怠也然先生修
行益勤勵志益苦日與其子姪考訂詩書崇尚德義
於頽波末俗中屹然爲一時砥柱後學賴以倡率而
風化賴以敦龐罔敢怠也然何有焉由是其姪若子
繼登科第先生年躋八十形如野鶴之歲而勁如松
栢之榦飲食強健所享無涯乃知天之栽培先生以
霜雪之久而摧之益堅挫之益勵則先生之順天者
周也昔聖人以作善降祥爲訓而世謂其未必然以
其應之者爽也不知無故得福者偶值乎春意發生
之盛間於栽培之時而栽培之然而不可幸矣無故

得殃者適值乎冬氣之嚴厲不待栽培之定而自怠也然而不可語天道矣余於先生之壽見天人相應之理爲說如此以此壽先生先生或庶幾一咲而舉觴矣

送大司空葵峯黃老先生內召序

庚申秋仲總制葵翁黃公由撫蜀進貳司馬臨鎮于沅公剛斷明察威望素孚始至之日三省數千里之地跼躅俟命公曰三苗在舜時格以文德未可以武治也乃簡節踈目一以懷柔爲主忠信既著約令大明於是糯塘冷水盤那昔卽等三十餘寨相率聽撫

者千餘苗公悉加犒賚苗人剝牛示信誓不復反越
數月貴州岑賈拘洞勾猛絞即群苗久作不靖猶然
梗化公又曰是非可以德馴者不一創之其何以示
威遂下令諸將進兵鷓勦斬首俘獲一百七十餘名
招回安插四千三百名而貴以大治夫糯塘諸寨昔
時未服之生苗也以撫爲善岑賈諸寨昔時漏殄之
殘苗也以勦爲宜公張弛操縱悉中事機或撫或勦
惟其所爲而莫不如志蓋公柔遠之畧成功可見者
如是而公之治內則又嚴科擾之禁重賦吏之誅戒
文武官之掎尅軍民者身先節儉凡幕府供費秋毫

不取諸里民於是開府未暮農歌于野商悅于市旅
歡於途軍樂於伍莫不謂公活我和竊言公之柔遠
也雖非家喻戶曉而苗人之畏則若家喻而戶曉者
公之治內也雖非家賜人益而百姓之懷則若家賜
而人益者適

天子以司空之佐召公幕下諸僚屬咸怏怏相謂
天子何不爲三邊之民少留公鎮撫且以公之望即
進陟冢輔秉鈞衡何所不可乃從司馬召拜司空何
哉和曰此

天子用公之意也天下有常才有非常之才常才者

可噐者也非常才者不可噐者也彼其量才而與一
官循資而進一級責其能不責其所不能特以待常
才耳至於待非常之才則大小崇卑彼此難易惟其
所置姑試之於前而大任之於後未可以常才例也
公初歷諫垣言事鑿鑿可行繼而更歷藩臬刑名錢
穀無不精析吏胥銖兩之姦不能逃匿至其撫蜀也
殿工需材孔棘公立法採辦合抱之木由蜀江而下
纍纍然達于京師凡明堂大廈棟梁之具咸取足
于公今茲鎮沅其功蹟又彰彰若是
天子謂公小試之而小效大試之而大效有臣如此

何所不可故姑以司空召還將以大任畀公吾知其
坐廟堂霖雨天下也且不日矣和每聞公鑒別人
物若辯妍媸黑白毫髮不爽公如位冢輔秉鈞衡有
進退人才之權則因才任使疑亮天工以答天下之
望豈止撫蜀鎮沅歛其施於一方而已哉然則以司
空召公者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於是諸屬僚咸知
天子所以用公之意而以和爲知言遂書之以獻

壽大司馬靜齋石老先生六十序

大司馬靜齋石公開府于沅暮年節儉惠和文德既
修武功亦競幕府屬僚賢愚皆獲其益軍民舉手加

額願 朝廷無遽以我公歸

天子謂公元老重望不可久勞于外 召入司徒維
是七月之吉值公誕期和忝僚屬之後諸僚屬謀所
以壽公授簡於和和以不文辭不獲復以僭分辭咸
曰以下祝上禮也且古今有之何僭爲和乃諭于衆
曰君子之持已也莫重乎操公宦轍所至圖書數卷
自少至今兢兢砥礪一毫不放雖以幣帛贄贐交道
接禮古之所謂有名者一切謝絕如水壺徹底松栢
凌寒世固有操如公者乎衆曰是無有也和又諭于
衆曰君子之與人也莫難於察公於屬吏賢否分毫

之善銖兩之姦若別黑白凡所委任朝出幕府夕即
得其所爲如妍媸之莫遁乎鑑輕重之莫逃乎衡世
固有察如公者乎衆曰是無有也和曰是二者衆知
其無有也亦知其有進于是者乎夫唐虞既遠九德
寢微人之氣性鮮有不偏操可也操者恐爲人挽急
於表白則必至於自露察可也察者不受人欺急於
繩墨則必至於過嚴操至於露是噐不勝其守而其
操易亂則亦惡在其爲操察至於嚴是德不勝其明
而其察易折則亦惡在其爲察曷觀唐虞九德如寬
栗柔立之類有所長者固必有所濟有所長而無以

濟之是非全德也和觀於公始終一節不假勉強出於自然其履清修而甘澹泊但知爲之自我者如是而已亦莫計其人之知否也此豈非操而不露者乎至其與人則包含徧覆惟欲同歸於善及其有過薄示其意其人能改輒復優容不追既往人無不樂從謂公親已此豈非察而不嚴者乎不露不嚴此公之所以爲操爲察也公嘗再任朔方計却北狄恩威素著西人思慕之及今鎮沅約束號令簡明詳盡諸將士爭用命至搗累年叛惡猺巢無不如志公猶不居其功公固三代人物文武爲憲而和獨頌公之操且

察者以爲公之成功皆自其德之不偏也夫元氣之
在天地間與在人之身一也唐虞九德彰厥有常則
元氣屬於一身以之明亮家邦師百僚而凝庶績則
元氣屬於天地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天佑賢
才非所以保一人乃所以保國家也公以不偏之德
著有常之行成明亮保乂之績則屬僚之壽公者是
豈爲公一身祝願而已哉和以此言語衆皆再拜曰
子之言信遂拜手稽首敬書之爲壽公序

贈節推周銜陽視事宜興序

天下之人心有以異乎長吏之心與百姓之心其果

異也耶其果同也耶長吏者當其窮時讀書談道以資其智及其出而後仕承上使下應對酬酢之習其節居官任職方物出慮之熟其謀故其心千變萬化而不窮乃匹夫匹婦耳不聞今古之典目不見當世之務拘拘然僅守一隅其爲心如是而已以千變萬化之心役僅守一隅之心而臨以有司之勢位宜其令之左則左令之右則右塞其耳蔽其目朝四暮三如猿狙之可愚弄也然而欺之則能覺詐之則不從長吏即有智慧深邃掩飾於一時曾未幾而敗露矣百姓之不能通方也特其應用之心耳至於情欲愛

惡之真出於自然者乃天地之靈氣若賢若愚其心
一也爲吏者苟以其一隅之心可忽而不知愛惡之
同可懼長傲遂非始乎欺則必有終乎虐者矣民其
感焉否也癸亥之冬吾邑令缺適衛陽周侯佐府臺
臣檄署篆務侯燕產也內直而外方色溫而氣和表
裡洞然底蘊可鑒即之者如覩廊廟之器而珮玉瓊
琚鏗然不凡也又如周之大雅都士容不改而言有
章萬民所望也百姓咸曰此非欺我者也則盡喜及
視事而知侯之果不欺已也則益喜侯之政節用簡
刑一以愛民爲主其持身清約如寒士冰檠之操一

毫不染農安於野商安於市而工安於肆邑人之頌
侯者不可殫記而余推侯之心則自不欺其民始也
侯以幼學登第聰明智術何所不通然侯歛之而不
用者不以一隅之心可忽而知好惡之與民同者可
懼也民方感侯之惠遽爲他事奪之以去吾學博及
諸儒生不忍侯之去也屬余一言以紀其績夫儒生
者居百姓之職而非其愚無長吏之位而有其智者
也其相與尤有不可欺者而感侯如此侯之實心可
知矣余雖從大夫之後然性慙而質魯大率無異於
凡民侯不以余爲鄙數數咨以邑事心甚感激然余

非私感也噫嘻侯也百姓也諸生也我也心也其
果異也耶其果同也耶識者可以觀之而一笑矣

送林徐二先生序

宇宙億兆之衆不可數計同時上春官者止三百人
三百人之中選入翰林讀中秘書者止三十餘人三
十餘人之中又以其便各自爲朋而余之爲朋者今
少宰平泉林君少司徒蒙泉徐君也少宰生雲間司
徒生廣右而余生陽羨於億兆不可數計之內得三
人焉其亦非偶矣三人者之爲友也出必俱食必共
有疑則質質而未嘗有隱也有事則告告而未嘗不

忠也於是彼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乃甫一歲少宰
以謝病歸又一歲司徒官禮科余官儀部又二歲少
宰入爲編脩而余以先請告去司徒旋謫外任去自
分散後踪跡違背各不相值中間或二人偶一相值
然不得三人同也自偶一相值至絕不相值者復十
二三歲向之所謂三百人者且凋謝過半其存於世
者亦多落名仕籍其在仕籍者如晨星幾點可數也
而余與二君乃各以三品秩重會於 留都其爲不
偶又何如也先是余養病山居強出補官復以人言
被勘少宰屢屢請假其在仕途日無幾司徒蹶而起

起而輒自陳乞當斯時也俱有浩焉長徃之志及際
遇聖明更化二君以德望爲時所推轂而余實散
才無用偶隨二君之後躡致通顯寧不負愧哉抑余
又有深愧者君子之離而合也非若世之道殷勤叙
寒溫已也必有所以爲見者焉少宰見我語人曰朋
友中能不改絃易步者萬君也司徒見我語人曰吾
不見萬君久今猶故也人或告余余笑曰士別三日
即刮目相待吾與二君別久而猶故我何哉乃若余
所見二君則異於是少宰始以墻壁自植立今更深
邃圓通吾得之眉睫間矣司徒始以噐局謹操執今

更周詳諳曉吾得之政事間矣二君之進若是可以見矣而余何以見哉蓋聞君子德欲日新而習欲不染惟其日新則不至於染惟其不染則必至於新然則余之謂二君者以日新言二君之謂我者無亦以不染言乎以是自解策駑附驥二君其許我否耶二君茲以遷官又當別去余謂君子之別亦非臨岐把臂學兒女子眷戀之私已也今之別固他日之所以見者也以心爲師以變化氣質爲要則始終不受變於俗而德之新也無彊矣三人同心即不見猶見也而况乎見之所以爲見者乎二君聞斯言咸以爲然

遂以是贈二君爲別序

送中丞盛古泉榮擢序

風俗之變其可慨已一燕會之間爭竒鬪勝百物具陳其婚姻交際宣示滛侈糜其財於無用若投巨壑然者居官者行之則市鬻病閭閻小民行之則本業病財之在人辟血之在身也不爲節縮則耗散立盡故仕祿不給或取非其有民用不足則稱貸以益之此豈人情所樂爲哉噫奚憚而不更也蓋其習久溺深以爲必如是然後爲禮不如是不足爲禮也彼然焉此亦然焉可也彼然焉此不然焉則衆所然者且

囂然交擊之矣其不然者憚衆之交擊也乃曰余一人何能爲彼曰余一人我亦曰余一人然則天下之事其終不可爲與詩稱素絲易尚二簋吾何望復見於斯世哉吁可慨已古泉盛公奉朝命提督操江操江之職在於練士卒寢盜賊俾江防有備地方無虞而已公曰此不可責之人也其自正風俗始乎吾練士卒將使之披堅執銳習戰鬪之勞而先以嬉戲宴樂自逸其誰與我吾寢盜賊將禁其草竊劫奪戕害人之事而先以官勢輕奪民財而盡其力其誰與我矧南都襲全盛之餘冠蓋輻輳甲第雲連波蕩

風靡日滋月長至今極矣民有挾貲入市逐什一之
利者空手而歸坊廂積困供應傾產破家者比比也
病國殃民至厯

聖天子勅書憂念公乃身任其事竭力倡救以告于
羣公羣公翕然同德凡燕會餞賀條爲規制不得踰
越復禁聲樂毀器具大較諸費減舊之七八而皆一
毫無損於民即素絲二簋之風奚以加焉由是挾貲
而鬻於市者輸力而役於官者如脫水火而即衽席
也蓋不二三月而數十年之習頓革何其快哉公喜
曰吾可以練士卒寢盜賊矣乃下令嚴部伍校武藝

編保甲賞捕獲風聲所至人心肅然嚮往由此言之
謂公爲政之効不自正風俗始可乎初公建議時或
病其固而難行然羣公翕然同德於上人心肅然嚮
往於下一倡百和如是而曰余一人何能爲可乎不
可也雖然俗之流猶川之下也聚千萬人之力築隄
而防川常苦不足一人決之則奔潰而莫之能禦矣
俗之決亦猶是也余也有公之心而無公之勇常慕
公之所爲而贊成其事茲公以轉秩北去臺中諸君
索余言爲贈余故具道其所以以見一時同德之盛
且告夫後來者慎無決隄而潰川也

送大司徒鍾陽馬老先生榮膺 召命序

聖天子御極加惠元元蠲其宿逋又賜天下元年租
稅之半大司農經費不支維時鍾陽馬公以南司徒
爲 廷議所推簡授厥職和適以部事佐公乃司屬
諸君相率以贈言來請余曰此吾分也奚待諸君請
哉諸君知

天子用公之意乎咸曰知之方今海內虛耗重取之
則百姓就敝而邦本搖矣輕取之則太倉益空而軍
儲竭矣所以劑量盈縮佐 國家之急者自非具經
濟遠猷才識過人者何以堪此公之見用其以才與

天下事非心思所竭及身所經歷即有通才不能諳
曉公於財賦更歷最久而公又按圖考貢夙殫精力
故於每歲京邊諸處錢穀出入一扣掌而可得其數
調而行之動中機宜如駟馬之駕輕車於故道也公
之見用其以久且練與余曰是二者固足以勝度支
之任而朝廷之所倚賴也然以余觀公則不止於
是者公素從事學問造理淵微信行孚於家邦薰其
德而善良者甚衆宦輒所至樹立卓然且性務誠實
不喜取名而聲望日起以公之碩德即台衡岳揆何
施不可錢穀云乎哉然則司徒之命或暫借於一時

而非所以久處公也抑余以踈愚仰窺朝政則所以用公又自有在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爲之故臣工一心則罔不奏功人各用其情則鮮克有濟虞廷九官人擅一長可謂極矣然猶讓於不如已者故百僚師師庶績其凝當此之時功不必出於已求事之治而已善不問出於人求理之當而已後世則異於是功非已出則耻之善爲人有則忌之故庶官不和而政靡焉公坦夷平易從善如流胸中絕無人我之見是可進擬於古人之列者

今上新政將比跡於唐虞之隆而大小臣僚尚乏相

師之義故治效弗彰以公之盛德表儀 朝著吾知
同寅協恭一倡百和皆津津然欣動矣百官和於朝
政其有不理乎此則 朝廷用公之意也台衡岳揆
舍公其誰諸君其俟之哉諸君皆親炙公德而佩服
其教者一聞余言皆津津然欣動余於是知公之所
感者深而益信

天子之用公者大也錢穀云乎哉諸君既各以余言
爲不謬余遂書之以質于公以爲然乎否也

賀少師存翁徐老先生一品九年再滿序

少師存翁老先生一品六考三吳常潤諸君官都下

者謀所以爲賀而授簡於和竊惟公之德業既非可
以涯涘測識而其施於經濟功在社稷者則又書
之竹帛勒之鼎彝未易殫述余小子其何言雖然和
蒙公收錄受知最深其能嘿然已乎蓋公之爲相也
百官庶府事無巨細咨諏攷究源委了然彼居一官
專一職者不自知其利弊云何而公周知之輒爲別
白如懸燭以照幽室其剖而決之如江河之東注也
其於百姓之困苦因病救治如盧扁之手回生於頃刻
之間視貪吏之害民如嘉禾之有稂莠不芟艾之不
止民所仰益力爲聚之苟膏澤得下如身之獲珙璧

也海內賢人君子有一未用則憂之用矣而未當則
又憂之故一時名流之入於轂率如楠棖梁棟各以
其材而聽大匠之擇也公之相業更僕難數而行政
愛民用人其大者可舉如此至其爲國忘家爲
主忘身一念精誠貫於金石

先皇帝嚴明察姦大臣榮遇鮮有始終獨公以忠貞
久被聖眷末年尤隆于時大事大疑衆皆環顧惕
息俟公片言以定

今上在潛邸知公勤勞不二臨御以來倚重師傅
虛已以聽此殆天佑國家以公畀之也然人徒

知公才力間生精神溢出應變無方去世俗萬萬而不知公之學乃三代之學而非世俗之學也何者天地一身也天地間民物一身之四肢毛髮也三代之人通天下於一身天下不同其仁是即吾之不仁故仁天下者所以仁其身也禹稷以民之饑溺爲己饑溺伊尹以一夫不獲爲己辜一體聯屬是豈有所強哉後世此學不明人我障隔即有立功報主者皆視爲宇宙間美事而不知爲性分內事不居之以自私則挾之以自大又惡覩夫所謂一體者乎公自弱冠及第與諸同志講求正學有如饑渴大要以程子體

仁之說爲宗旨而直使此心瑩然澄澈其致一也無
破碎支離之煩其發用也無急迫操切之苦公已公
人一念真切是以才力運而不窮精神鼓而不倦所
謂行政愛民用人之各極其至要以畢其性分焉爾
此所以爲三代之學也公近欲以疾引去

天子親遣使再三慰留朝野屬望彌切公既以天下
爲一身則安得不以其身爲天下人之身乎樗生管
見因頌公之烈復推公之心而終爲天下祝公願自
愛以活百姓然此亦公之所以爲心者也諸君咸以
爲然遂相率再拜以獻于公所

送南康別駕玄洲杭君之任序

學者之所患名爲無害而受病最深者惟俗爲甚人
之情一涉於俗更不可轉其襟懷志氣不復知宇宙
內有大丈夫事以故顛崖墮谷罔克樹立者十常八
九則俗有以累之矣夫人以七尺之軀所需於天地
間者日再食歲一衣斗室方丈之餘皆爲長物又况
軀殼無常光陰過隙長者耄期短者夭折曾幾何時
而俗子之慮榮身肥家求田問舍一切可喜可奉之
物種種色色無一可少或爲此身百年之計或爲子
孫千歲之憂營營不足噫俗亦甚矣蓋其食色臭味

既生於性之不可解而漸涵浸漬又出於習之所易
移其植之甚固其除之實難此學者所以鮮能振拔
也苟有能游心埃壒之外抱高舉遠覽之志而知所
向方則其於利欲雖未必漠然不動然俗氣分數則
減矣俗氣漸減道氣漸增其於道岸有不可幾而登
者否也余荆溪鄙人也嘗以是求於邑之士久而未
見乃今得玄洲杭君豈非余之所求者哉君少游郡
學而余在邑庠相接甚稀但聞君文名籍甚每試輒
先多士顧屢不偶於場屋君囂囂自若視達官顯者
勿巍巍然意其少年英銳所爲未見其脫畧時輩也

勿巍巍然意其少年英銳所爲未見其脫畧時輩也

歷三十年君以貢赴京待選而余適佐宗伯於是
得時時相晤聽其議論察其意氣而考其行事其涉
於俗者蓋少矣薄富貴於不居陋習染之可笑高舉
遠覽即形骸可外而豈錙錙銖銖如世俗之所競者
乎君初以不習吏事不耐世網飄然有鳳翔鴻冥之
意復以親友勸駕謁選銓部冢宰楊公閱其文竒之
授官判南康郡余謂吏事之不習世網之束縛俗子
則病之非超於俗者之所病也夫既謂之俗則必不
免於利利令智昏故政龐而職弛繩之者至矣苟脫
然利欲之外惟公惟明何事不可爲而人亦何自而

非之古謂絕利一源收功百倍豈獨了性命之效其
見之政事則有然矣南康當鄱陽之衝君職司捕盜
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則君之能舉其職
也不問可知已君往試政其以驗余言之然否而匡
廬白鹿之間游於埃壒之外者其徒不少君訪而合
焉則亦以余言質其然否可也

送孚齋王君司訓順天序

古之所謂師者二曰道德也經學也周以六德六行
設教而禮樂詩書尤不廢於四時漢有經明行修之
科于時孝弟力田轉相倣倣其以經學專門教授弟

科于時孝弟力田轉相倣倣其以經學專門教授弟

子無慮數十百人可謂最盛韓愈氏謂師以傳道解
惑古之必有信然矣吾因以感今之不然矣彼儒其
巾服號爲弟子負者所在不乏呻吟咕嗶剽竊糠粃
則黷宮泮水之地皆有之至問以道德之要乃茫然
不知所謂與之談六籍之義抱遺經究終始則亦視
爲無用而弁髦之也即有道德經學可師其能北面
而尊之者鮮矣噫敝至此乎此其故何也人之情有
所慕則向善有所嚴憚則受約束周時自卿大夫閭
胥族長黨正歲時讀法書其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敬
敏任恤而興其賢者能者以次上於司徒則固有進

退榮辱之柄矣漢察孝廉及以經術當大位決大疑者其始皆舉於鄉士生於時安得不慕其出於道德經學而爲人所推轂矣乎今也取士以文自咕嗶剽竊之外悉無關於士之進退榮辱王制廢而好尚衰亦其勢然也然其可以使人畏慕而鼓其向往之趨者則莫若典學之官學憲司其教於一方有進退榮辱辱之柄教官司其教於一郡一邑雖不能進退榮辱人而以其賢否上之學憲而黜陟之則周之間胥族長黨正之任也况

天子廷試而授之職委以造士之責則士安得而不

天子廷試而授之職委以造士之責則士安得而不

慕且憚哉故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欲行其道者必以
教官爲便吾友孚齋王君自少有志於古以儒者自
期待繼而師荆川唐先生益自刻厲蹈規履矩不與
世依阿非其義也迫之不動也不知者或訾其高亢
而君故自若且博極群書於經義六籍之訓靡不精
究間發爲文章勁健豪放駸駸乎追古作者自余所
見道德經學足爲人師者無如王君君從鄉校薦舉
貢於春官廷試首擢銓部選以爲順天司訓則君
子之所便以行其道者其在是矣余寧不趨然爲君
喜乎雖然今之居是職者皆年高待次之人血氣既

衰如欲則止其徒皆鄙之故今官職之廢惟教官爲甚順天居京畿冠裳輳集約束更難此非故有慢心習使然也嗟夫有道德經學者既無一職率人之責一職率人者又非道德經學之人此師道之廢所以日甚也今王君兩得之則以善教倡天下靡然後風如胡安定之在湖州者庶幾再見於今矣語曰德不孤必有隣周子曰愚者求于知闇者求于明謂人無秉彛好德之心者非也謂人之甘於愚闇而不欲其明且知者亦非也京畿士子聞予之言必翕然曰名師至矣吾輩可以躍然而興起矣吾於王君之往卜

之

壽唐母陳孺人序

學正蘭谿唐君大嘉之母陳孺人生八十八年矣由
耄而期可循至也林生總總億兆之衆享有此壽者
能幾何人由是同列監丞梁君以下咸詣余謀壽孺
人唐君則跽而請曰禮自失先人吾母辛勤督誨愛
而知勞蚤夜烝烝然望以成立也而謂其止此哉則
禮之罪也敢乞一言以慰其私余謂諸君知孺人壽
其身矣而不知其壽及家國天下唐君自歎于奉母
之未足而不知其善養之獨至也凡元氣之自淳而

漓也風俗之日流而下也家道之由儉而奢也一人
縱之而千百人從焉則何所底止苟有一人焉倡而
挽之而千百人從焉則迴狂瀾以障百川天下之習
不至弊壞者皆一人之所留也留在一時則爲一時
之壽留在一世則爲一世之壽積而千百歲之後故
家遺俗清風高節猶可想見噫嘻此豈一人之壽也
乎哉陳孺人始配右石翁翁性孝友甘貧樂道孺人
相與同其志已而燬于火者再家無餘貲諸子相繼
夭歿而右石翁卧病在床禠者七年孺人左右扶持
備歷艱苦室嘗懸罄晏如也人謂右石翁屏絕榮利

自屋莫言室宇是處安女也人謂右石翁屏絕榮利

遂其貞孤者蓋無室人交謫之故孺人之助多矣時
右石翁之兄文襄公已在高位或勸翁因之稍爲田
宅計翁斷斷不可孺人則嘗衣布素雜於諸妯娒錦
綺珠玉之間不自知其布素也比右石翁終孺人訓
子一遵翁家法而唐君少知向學每從鄉先達賢者
考德問業不憚千里孺人扣其所與游則益喜唐君
益自奮發就其操履可謂有志之士矣昔公父文伯
之母一婦人也而勞佚思淫之訓爲千古名言尹和
靖之母重善養不重祿養見稱於師門若孺人者兼
之矣可不謂賢哉余嘗謂元氣在天地間譬玉之在

璞出而琢之器雖美不若璞之爲完好也人情之趨
下也甚於決川今之人不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乃
至一介寒微甫得進身家即奢汰去厚就薄不能一
日久也孺人歷之終身意無少變其望於子也無慕
乎鍾鼎之奉而唐君之事之也惟在於菽水之間母
子相成挽回元氣始於一家鄉人效之國人傳之天
下之人聞其風而悅之秉彤管者採而書之爲世師
法使習俗之不敝壞若水之有隄防焉故曰天下國
家壽也乃若區區一身較彭殤之修短羨龜鶴之遐
齡則豈所以頌孺人哉唐君亦惟以善不積不足以

悅親爲懼焉耳而何歎乎初唐君官留都迎養孺
人於官舍茲復扶持以歸娶多君子而唐君之門尤
同志所聚以余言示之其必有合焉者矣

賀總制宣大右都御史金湖方公虜貢奏成序
國家稱禦虜功我

二祖攘胡掃穴以來惟降服俺答爲竒今都御史金
湖方公鎮撫宣府時績也夫虜酋俺答聚其種落吞
噬荼毒九邊者垂數十年一旦俾之望闕稱臣狎
侮而馴擾之非有卓犖環瑋之才出於尋常萬萬
者其孰與此蓋天下有常事有大事而天下之人有

常才有大才彼常才者拘拘謏謏以之辦常事可耳
若夫事出格套之外而應於倉卒之間其決之極其
速其迎之中其機若庖丁解牛得經首窾窾若盧扁
用針立起死人此非拘拘謏謏者可辦也其必具卓
犖環瑋之才者乎當隆慶庚午之秋俺答孫曰把漢
者昔其祖來歸俺答愛其孫甚率衆二萬黃台吉助
之臨鎮城索把漢夫把漢之來特一時憤怒所激其
心易變故受其降貴速當時人方遲疑而公獨排衆
議立決如矢之發於括也俺答黃台吉之至邊人震
動斯時也即與之以把漢乎弱甚矣虜必輕我若固

九刀與...口巴...莫之...不丁...得...肆...其...充...戔...以...柔...蘭...戔...可

執勿與虜知把漢之不可得肆其克殘以蹂躪我何
所不至公則談笑語之曰把漢生死在我殺之易耳
吾仗鉞開府何有一把漢汝能自戢俟吾請諸

天子而還汝俺答喜麾其衆却六十里黃台吉亦西
去公既以言款俺答因計曰虜欲得其所愛則其他
皆在所宜捨彼板升叛逆趙全輩棄中國即虜近年
以來凡謀我寇我皆緣此輩寔繁其徒不但漢之中
行說趙信宋之張元吳昊一二人而已是吾膏肓之
疾盍責之以贖把漢乎因使語之曰全輩逆賊也爾
何有焉全輩朝入把漢夕還俺答護其所恃猶有難

色使者曰孫與賊孰親俺答乃欣然縛全輩來獻之
闕下磔其酋九人于西市梟示諸邊此皆昔時捐萬
金通侯之賞購其首而不得者也於是遣把漢北還
而虜之心帖然以定是役也始速其應中迎其機而
終奪其恃易鴟梟以好音消癰疽於既結謂其牛之
丁針之扁非與當事機之際間不容髮應之善則豢
龍養虎可使異類媚已苟少有蹉跌則決裂潰敗禍
不可言然後知大才之堪大事而爲利溥也時公以
內艱釋位嗣是諸公因俺答感恩欵塞通其貢市于
今五年士解其甲卒飽以嘻農耕于野民卧于廬修

命無弊過於達先用威

墻築堡邊鄙改觀歲全生靈命無筭過於捷伐用威
遠矣亦竒甚矣哉余陽羨人忝公同年公弱冠時宰
陽羨有名人謂宓子賤漢終軍之流以其直已守道
留滯者久之至是而大發其竒於雲中是社稷之
衛而扶輿元氣之所鍾已豈偶然乎余素高公之烈
而未有以書也萬曆改元之明年適值四貢之成公
以總制蒞其事而憲副賈君少參張君左君罔卿楊
君僉憲馮君爲公僚屬乞余文以張之余非能文者
而此則不可以不文辭雖然余之所以與公者文詞
焉已哉

送太子少保大中丞與川葛老先生致仕序

大中丞與川葛公以年屆期疏乞休致

皇上勉留再三公求去益力凡四請乃聽焉仍進太子少保令乘傳行命廩人繼粟輿人服役爲里居寵蓋曠典也初

上以冲年踐祚納輔臣之言圖任耆耇而公以

三朝舊德敷歷中外四十餘年其在臺端正直忠亮始終一節紀綱肅然以是益爲

上所眷倚故其去也禮遇周渥如是或曰君臣之義與父子同皆性之不可解者蓋鞠躬盡瘁與身俱斃

可也而何以去爲且唐虞之時九官十二牧各司一職終其身作股肱耳目未聞以引年去者况公受上之眷顧如是而何以去爲余爲之言曰是未知皇上待公之意與公之所以自待也夫分用舍進退爲兩途者跡也若君之禮臣臣之忠君則無用舍進退一也

皇上重違公意雖聽其去然屢屢詔旨其隆重而禮遇之者視公在位之時無少衰歇而公也退居畎畝乃心罔不在

帝左右以禮義廉耻倡國人以孝弟忠信教子弟使

東土之民咸被周家作人之化而興起其尊君死長
之風此固公素所蓄積爲鄉邦山斗理之必然者也
若乃圖一時之安佚視天下治亂若胡越然則非公
之心矣公忠義天植斃而後已而何可以必去病之
乎昔賢謂進亦憂退亦憂以天下爲心余謂進亦忠
退亦忠以自盡其性爲心則所以爲天下國家者要
不外是彼老氏之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以譏夫富
貴而驕者耳若求之性分則功豈有成時名豈有遂
時一念君民之心終身以之豈老氏自爲之徒可同
日語哉九卿諸公太息公之去謀以言爲贈而少司

遂皆所東公受簡於余余素承公知愛故爲之言如

寇偕所陳公授簡於余余素承公知愛故爲之言如此將以見

聖明待大臣有禮而公事

上無二心爲我輩勸亦莫計其詞之不文也

送太學錄事王君出判成都序

余幼與孚齋王君善居同里志同道合遊同庠師同門未嘗離左右也然余性氣柔闇而君性剛明余聞見淺鮮而君博雅其技出君下遠甚故其資於君益切君性尤直諒古人一日不見侯無可則過多余之於君相須之殷蓋如此隆慶改元余叨貳宗伯君時偕

余來京選順天司訓朝夕繼見庚午歲余乞歸今年
復以宗伯 召來京而君爲國子學錄復朝夕繼見
余懼遠君也乃逆言於銓部以留之而銓部以君才
宜治郡擢判成都然余之所以欲留君者豈其私哉
夫人各有能而用人者當取其長談道德考古今執
筆於文學之場以紀載爲事處模範之地而弟子有
所嚴憚矜式若是者王君之所能也以擎拳曲跽爲
恭以簿書期會爲責語便便然隨人意以二三其說
而色不赤至與人接物面後背否機智迭出若浮雲
之變幻若是者王君之所不能也王君以其能而用

續文獻通考卷五

之於內大有聲於翰林郎署間苟志於道德文章者
莫不知有王君今將以其不能而用之於外則彼習
時套好佞人者其能以有合乎故余始於君之出將
泥其行而君亦趑趄不欲去余頗以銓部不能盡人
之器用爲慨既而沉然思豁然得知前之所慮者過
也夫王君昔在荆川先生之門嘗究心用世之學且
以其才何事不可濟特不工時俗態耳如前之所慮
則凡在外之監司將無一好道德文章者乎抑皆盡
取辦奔走期會之間而不採實政者乎不若是則王
君有合焉而盡其才以展其驥足即返澆風於上古

躋一郡於平康使稱於天下曰郡佐中有好古如某
君監司中有不好佞如某君爲一世之盛事豈不彰
彰美哉余乃拘拘然爲王君重內而輕外是何待王
君之淺而視一世之無人也得非有私於王君而爲
銓司所笑乎余於是亟勸君往而述其說以爲贈君
然余言曰吾往哉余曰諾吾其俟之

送月濱李公祖先生陞任留都序

鄴郡月濱李公由右廷尉謫佐吾郡幾二年稍遷南
比部卽太府穆公檄縣令丁侯徵文以贈余素傾嚮
李公乃言曰古人論士貴器識然孔子曰君子不器

力曰不識不知則器識可貴焉蓋聞器有大小而識

易曰不識不知則器識何貴焉蓋聞器有大小而識有偏全夫所謂大器者注之而不盈出之而不竭不以一長一藝自限是不器之器也夫所謂全識者所存者甚高所見者至大不以沾沾察察自喜是不識之識也苟有是器識則以一身戴天履地知柔知剛何事之不可爲而何地之不可處哉若局量褊淺而思慮不周吾見剛則折柔則廢無一可者此小器偏識之爲害也噫是二者兼之難矣以余所見李公其若人乎當隆慶初公掌戶科斯時也額外之費以萬萬計大司農告竭公憂形於色奮然曰以諫死 闕

下吾職也再上疏切諍所謂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也

上震怒坐是廢斥者三年而公直聲滿天下萬曆初天子召用言事者公起家復原職多所建明歷官大理少卿漸通顯矣又以乞歸省事左謫吾郡公由日月之際領簿書瑣屑之務宜其不能無怏怏也然公恬然安分謙下愈甚至其愛民一念隨處發見視之如傷合郡欣戴是非余所謂知柔知剛有大器識者歟昔周召大聖也而人稱之曰赤舄几几曰克勤小物古人之盡道全美其巨細不遺如此若公者非有

志可入者哉夫尺蠖之屈而伸也龍蛇之蟄而爲雲

志前人者哉夫尺蠖之屈而伸也龍蛇之蟄而爲雲
爲霖也鵠鷄之捨榆枋而墜地也大鵬之九萬里而
搏風也無顯微無大小其適一也以公器識之大且
全則內而長安外而有司上而公卿下而卽署一任
其所之焉爾公何擇焉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公
其以之始公抗䟽時余適佐宗伯比公之蹶而起也
余適任宗伯今公之任吾郡也余適在里居知公爲
最真故於其行也因府縣之命述余前後之所覩記
以爲送公序

壽大宗伯平泉陸年丈先生七十序

天_之生賢何其不數數也蓋扶輿清淑之氣非數百
年不一翕聚然非治世道化浹洽則醞釀未至天與
人每不相值是豈偶然哉而可以數數生也松江古
雲間地東傍大海納百川其氣之磅礴鬱積爲多

國朝二百餘年政治相因涵蓄最久乃今少師徐先
生宗伯陸先生相望而出於雲間若嶽降而生申甫
然者噫嘻何其盛也少師負經綸之具整頓乾坤大
行所學然後歸老於家海內傾慕若景星慶雲之瑞
宗伯以壁立萬仞之操修其身以見於世雖志未大
行而望之者有若麟鳳希有之珍也二先生者作用

不同然其以天下爲一人以萬物爲一體則其心同也少師公昔在相位余嘗以同鄉授簡壽之以文今大宗伯年七十厥弟少京兆輩亦授簡乞文爲壽余曰先生至人也仁者必壽何足爲異且先生不貴言也而何以文爲雖然余素辱先生之知則請誦所聞其可哉今夫耳目聰明齒髮堅黑期頤耄耄見孫與曾此世俗之所謂壽也吐故納新愛惜三寶長生久視爲喬爲松此道家之所謂壽也是二者其所願不過私其一身焉爾曷足貴哉乃若儒者之壽則不然儒者以天下爲一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地萬物各

得其所爲極致俾太和元氣常在宇宙即壽與天地
長久可也彼區區一身之私是糠粃土苴也何其小
哉先生初以春秋義魁南宮入翰林剛介不拔嫉惡
如仇若將浼焉然猶載爾矜躬於一體之義未合也
已而退避仕途靜坐一室闇然而修默然而識旁觀
六經即二氏之說亦所不廢如是者久之然後此心
瑩徹念念皆真視天下之疲癯殘疾無不關已即一
草木斬伐不以其時靡不惻然憫者此先生之與民
物同壽者也以此爲國師爲宗伯匹休徐少師而曰
申甫並生不其然哉苟不知同壽之說而徒誇年齡

之永久較修短於彭殤其不見笑於先生者幾希余少也愚偶與先生同榜先生以爲忠信士也與之交今老矣力疲而志索一無所就方之先生不亦穢甚矣哉

送 對茲黃侯應 朝序

晉江黃侯令陽羨暮月當入 覲司訓金君秦君率諸生徵文爲贈余以衰老不文辭諸君曰以實語述侯政爾焉用文余曰枚舉侯政不近于諛乎諸君曰侯之善政非私我也吾輩之感侯亦非私侯也爲百姓感則亦爲百姓頌之爾且以實言奚諛之爲嫌余

乃唯唯蓋余居林下每與一二同志談聚及鄉人耳目稱侯善者咨諏僉同咸曰侯賢者也侯之政大者有五其廉如水其惠如春其公如衡其明如鑑而其信如金石也余曰願聞其詳僉曰常俸之外一錢不私非廉乎節用愛人一罰不妄施非惠乎法之所在勢要不得干非公乎兩造具備一言立剖無隱情非明乎約令一出始終不渝非信乎廉惠公明信有一焉足令矣今乃兼之黃侯其賢矣哉雖然未盡也人之氣質鮮有不偏廉者高潔其偏矜惠者多愛其偏寬公則或偏于混明則或偏于察信則或偏於執侯

具此五美而不襲此五弊蓋庶幾有志于九德之行
者黃侯其賢矣哉余曰黃侯則誠賢矣諸君知其所以
賢乎人之美惡皆原于心心政之相因如影之隨
形聲之答響不容有毫釐差者心正矣則事事皆正
心苟不正其如事何三代而下後世之爲政者惟其
心之不純故銛筭籠絡之智日施而民不肖之心日
甚何者此感彼應其機然也黃侯質任自然心如其
口內不欺已外不欺民曰智曰術一無所尚故士民
孚感賢愚皆獲其心吾謂其具五美絕五弊皆原於
其心夫豈不然黃侯其賢矣哉夫令之一身上有監

司責其幹理下有庶民望其撫字責之者在簿書期
會之間望之者在耳目覩記之際彼飾虛者或獲乎
上而不得乎民敦朴者或得乎民而不獲乎上夫兩
相求而不相值則亦實之未至耳實至則上下皆宜
若黃侯是已吾見

天子稱良吏銓部旌以勵衆者端在此矣吾聞侯祖
某公考某公素有義方之訓願子以善養今侯立身
揚名以顯其親 救命旦夕且下其親悅焉必以爲
克肖子黃侯一行善政而忠孝歸之其賢爲何如也
侯行矣

天子憐吾民還侯于是邑以需德化之成吾將偕黃
童白叟候之于河澗其與爵而不令出外又存何

盛古泉年兄轉北贈言

善而告焉過而救焉商確政事上下當世人物纖毫
曲折截一字於肺腑間不能也余於古泉公之相處
如是然性氣之剛柔特異公執直果斷苟以爲是者
決然行之當其志氣之銳若江河東注有百折不回
之勢即辯士說客磨礪其刃而至者遇之不缺則折
其與人言不少顧忌要在已之意必達而已蓋其剛
如此余也質鈍且弱知是而持之不固見善而鼓之

不前如以駑馬涉千里之道縱費鞭策猶恐不到其
與人言雖不敢不以正然語訥訥惟恐有傷其意即
已之志不達可也余之爲人何其柔哉君子之交也
必以類余與公性氣既異宜其方圓齟齬也顧乃交
深而合焉何居海納百川石可攻玉必同而後交則
其受益有限能取其所異以磨礪其德性則其受益
無方余既自病其柔見公之剗果則益心慕公剗矣
或時過之則於余之含忍不發不能無取焉况其性
氣雖異而好尚則同其惡得而不合也抑又有可深
怪者公以百折不回之勇辯士說客所縮舌者一聞

余言或止而不爲或爲而中輟若轉圜然豈公亦以
剗而兼用乎柔余以語呐呐常恐觸人所忌之懦夫
每對公言則必撻鋒斬刃無少隱諱自咲頗類公之
剗疑亦感激興起而漸化於公矣以余之後公也謂
川之歸海可也以公之取余也謂玉之湏石可也故
余二人之交一日不見非公尋我則我尋公蓋自知
其不可少也今當別去豈徒我戀戀於公公亦當戀
戀於我矣余以謂執手於別時不若無忘於別後故
記此以相勉勵使剗柔氣質一變至道庶不枉却此
生云耳公聞此言吾又知其深有合矣敬書之卷首

為他日相見之券

為他日相見之券
 余二人之交
 非公尋常俱非尋常公蓋自味
 以之觀無何
 非余也爾在之則否何也姑
 臨茲亦願勉與
 非余也爾在之則否何也姑
 尋常之言俱必野衿博氏無少馴藉自知誠恐公
 臨茲亦願勉與
 非余也爾在之則否何也姑
 尋常之言俱必野衿博氏無少馴藉自知誠恐公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五終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六
 其具...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六

記

重脩都勻府儒學記

黔之南界廣右境爲都勻宣德間副使李公睿創建
儒學於城東屬衛弘治六年設府改學隸焉嗣後吏
其土者遞加脩飭然制度逼狹不足以肄儒生而出
教化乃嘉靖乙卯憲副劉公望之鳩材闢地大既厥
心憲副項公廷吉繼之協志贊成而太守林敦復知
州姚本指揮周天麒等實先後董其役越三歲工完
凡廟廡堂齋及庖福之所靡不畢具煥然改觀矣諸

生群聚而樂焉已未春項公遣訓導田大甫輩以文
屬余曰是不可以不記越三月今知府事張君士麟
至請之益堅暨仲冬憲副戴公完涖任而余記適成
記曰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其念之所發爲情其意
之所動爲欲雖四海五方九夷八蠻風氣懸絕然試
勸之而知榮試戒之而知辱其情同也試露之而求
衣試饑之而求食其欲同也蓋其受形之始有此生
則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情欲人不能以離形則不
能以滅性性不可滅固不能去情而絕欲也情欲之
正也則進於君子其邪也則流於小人聖賢之設教

所以方天示之爲小人而次其進於君子使之去其

將以防天下之爲小人而欲其進於君子使之去其
邪以歸於正然其道則在乎養之而非可急與之爭
也何者情欲之在人既已與生俱生深固不拔聖賢
欲教以正而急與之爭則彼將見夫情欲之不可少
而以聖賢之教爲不可由其不相率而叛去者幾希
聖賢知其然於是設爲小學之教以養之今觀曲禮
少儀之所載畧不以情欲之邪正爲言而皆陰授之
以去邪歸正之法嘗試疑之洒掃應對末節也而先
之咏勺舞象細事也而習之此何爲者耶意者借其
耳目之所依手足之所便通其精神之蘊而默寓夫

化導之機度其念之所必發而順其情以約之於道
先其意之所必動而隨其欲以節之於理使之外不
放於其事內不肆於其氣聖賢之教不告之以其故
而學者之入莫知其所以然夫然後養之者不與人
爭而被其養者不必上智而皆可以爲才且良然則
古之造就人才豈不爲易生於古之時者豈不樂其
必成乎今天下府衛州縣皆有學夫教之不可少
祖宗設立之初大率倣古之意使之肄習有常師法
有地耳目之無所遷而手足之不得放養其噐以待
天下之用如斯而已比至於後溺其情於榮辱而動

其於人幾異之而之所望子弟之所求一科舉之外

其欲於饑寒父師之所望子弟之所求一科舉之外
無餘事矣嗚呼情欲之易流也古者惟恐養之之不
至今也惟恐誘之之不深譬之以膏助火決堤潰川
其將何所不至自非有上智之資卓然自立者孰能
不爲所移乎古今之不相及非人性之相遠亦其勢
使然也都勻本荒徼南夷前代爲羈縻之國 明興
重熙累洽文教大同即遠如都勻設官置學比之內
地其諸生中漸涵化育津津然知所向方然限於習
俗不能自拔於情欲者亦大率然也諸生其務思
國家作養之初意以求比隆於上古之時使天下稱

曰都勻之士能自立於教廢之時比之成才於三代者爲尤難又曰三代之教止及於中州內地皇明之教則盡于羈縻荒服是不惟士有以自成而且以彰盛美於無窮也此人性之皆善堯舜之可學而至者諸生其勗之哉

桐鄉縣重脩儒學記

桐鄉縣學創於宣德庚戌設治之初其後再修而因陋就簡歲深益敝嘉靖癸亥教諭王君某蒞任諸生登謁于堂值秋雨潦幾不克成禮王君乃四顧而興嗟越三日廣右某君來令其邑釋菜畢環視曰噫學

敝至此哉夫聚邑士於斯將以敬業樂群而使其情有弗堪非所以宣教而飭衆也且治有緩急即今民力固詘然節縮他費處置有方可不勞民而集事矣乃鳩工庀材自殿廡啓聖祠櫺星門堂齋泮池以至廨宇庖福之所頽者作之陋者飾之淤者濬之面嚮之未良者徙之復肇建尊經閣於堂後辟射圃於學宮之旁蓋不數月而百廢具舉丹雘輝煌足以改觀聽而出教化王君暨訓導某君某輩幸其所遭不遠數百里遣蘇生某虞生某徵余文以記之且求所以示諸生者余與王君同師自愧無文再辭不獲乃爲

之記曰夫人以一身肖天地而爲三才者心也先王
設教其節目不同然其要則在使人心各得其正士
生于其時其見之甚明其守之甚固自離經辨志以
至強立不反蓋莫不於學焉而得其所以爲心故度
頑讒說不得叅于其間臨之以利害而不驚迫之以
死生而不動其出而用於世至於經邦國而贊化育
此心之所以肖天地而爲大也自先王之教廢而人
之學不從事於心由是依憑假借者竊聖人之正道
以濟其不能克之私心而學術大亂嘗試以一二驗
之一介不取以爲潔守正不隨以爲直臨難不避以

爲忠此民行之常也然有意爲之則入於名節格套
而非本然之真心聖人之道固有取而益廉通而益
直不自經於溝瀆而益忠者矣蓋其煉心之至臨之
以利害而不驚迫之以死生而不動故於取與進退
患難之際惟求不失其正而不必拘拘謏謏蹈世俗
之名吾誠有視珠玉如塵土之心而何害於取吾誠
有視冠冕如浮雲之心而何害於通吾誠有視死如
歸之心而何害於生比如百煉精金不試烈火其堅
自在也今也以見則無真知以守則無定力不素養
於平時而欲竊取於一旦乃曰是廉也是直也是忠

也拘拘謏謏者也落於名節者也非真心也遂於民
之常行盡取而破壞之曰此聖人之道也不知其微
遇得失目炫耳亂所謂臨利害迫死生而不驚不動
者果安在哉然且肆爲游言以蓋其假之借之之實
此其害道最甚莊子所謂併與仁義而竊之且假夫
禽貪者噐其言要不爲過矣亦何望其出而爲天下
用以稱名世之才乎君輩方將與諸生朝夕琢磨誦
法孔子當茲黌舍鼎新之日講求正學倘可以余說
贊助其間庶幾各得其心之所在以不失先王立教
之意異時堯舜君民爲昭代碩大光明之賢此諸

走爲觀美而已哉

君子崇重學校之意也夫豈徒爲觀美而已哉

蔣道林先生祠堂記

武陵蔣道林先生歿其徒貴之馬君廷錫滇之吳君宗堯及尋常門下士既治其喪相率聚於旌岡相向而哭旌岡先生故講學處也諸生乃圖先生像朝夕師事於此既又謀立祠其地以無墜先生之教余適守藩湖北聞其事遂偕僉憲沈君往視至則諸生彬彬然履規蹈矩與之言皆能守其師說其間或有如泣如訴徬徨不舍者信先生教之入人也余曰是不可以不祀以慰諸生之思且成人材美風俗也於是

檄有司舉其事知府陸君洲暨知縣章世禎咸欣然
焉鳩材飭工祠成且有日馬君輩復相率而請記於
余余未能知先生之學而不可拂諸君之請遂爲之
記曰聖門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孔子之絕四曰
無我程明道先生得其旨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自
明道之言出而後之學者類能言仁論理欲之辨則
原於念慮之初語道德之微則達於天人之際回之
悟所不能過賜之辨所不能窮宜斯道之大明也然
所謂無我與渾然同體者卒未有得焉何哉上古之
學合見聞德性而一之也後世之學岐見聞德性而

二之也合而一者非心有之則不言岐而二者非必
心有也知識之所卜度思慮之所依憑發之言語且
斐然成章不知其皆幻影而非心之本體也子貢之
穎悟窺破聖人無我之學乃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吾亦欲無加諸人摹寫一體之念宛然在目孔子知
其未仁抑之曰非爾所及子貢亦自覺其失言也嘆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曰言之
又曰不聞則所聞者必非言也顏子之聰明彌高彌
堅竭盡心力仰鑽之久始見所謂卓爾至請事斯語
方以仁自任而孔子亦許其三月不違猶未純也而

後世之談道德性命者徒出入於口耳則立談之間
可勝回賜矣且夫仁者與物同體非空言也天地萬
物一體也其不能一者我也是有我之私非自外至
當其受形之始有此軀殼則有此人我之見其伏之
也深其植之也固見聞不可得而尋智慧不可得而
照循環無始莫知其方我之難去如此由是一身之
外與已了不相涉而何足以爲仁其去我以爲仁蓋
亦難乎爲力者而况可以口耳輕言之也故我處去
得一分則於人處通得一分以此處家國天下之人
與夫肖翹含血之物無不能通是還天地之體也孔

子所謂天下歸仁家邦無怨者非曰驗之於人也乃所謂一體之仁也古之學者必求至於此而後言仁今之學者不求至於此而遽言之不知所謂無我與渾然同體者果何在耶道林先生幼時即有志聖學自見陽明先生後而病俗學章句之陋及看論語西銘定性書謂天地萬物一體爲聖學根基忽覺此心澄然久之悟於穆之命均賦於人已之心即天下之入之心也大人之心即兒童走卒之心也雖禽獸草木出於一氣罔有不同是以取古大學爲孔門言仁微旨而要其功於格物曰格知天下國家之渾乎一

物也先生固灼見夫仁體矣然猶恐其涉於空言也
於是默識以察其機慎獨以操其要誠敬以存其功
亥子之間以復其清明純一之體段如是者久之而
後有我之私一無所容亦不知天地萬物之爲我與
我之爲天地萬物與向之所謂一體涉於覺知聞性
者至此則無所聞無所覺矣故世之論學者或能向
慕於遠方觀聽之士而不能以得同邑學者之心或
能協從於勢位相臨之衆而不能以服鄉黨匹夫匹
婦之愚先生之德孚於遠邇四方同志中推誠篤學
者必曰蔣道林先生至其同郡後學敬之如神明信

之如蒼龜者必曰我道林師也先生嘗督學貴陽貴

之如著龜者必曰我道林師也先生嘗督學貴陽貴陽諸儒生至今思慕論起懦破愚之功曰我道林先生至其閭里鄉族之間有所慕而爲善有所耻而不爲非者必曰我道林鄉賢也先生果何以得此哉其一體之仁有以通之也彼其有所感有所不感者岐見聞德性而二之也若先生之無所不感無所不應者合見聞德性而一之也天下歸仁家邦無怨至此益著矣先生素尊信明道之言而得其力當啓手足之時詩曰萬莢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分付萬莢岡上月要湏今夜一齊明蓋明道嘗言人

將自身攬在萬物中一般看大小大快活先生得此
以破有我藩籬故其死生之際精神氣魄幾與天地
同體如此若先生者其殆仁者與先生既以萬物一
體爲念則諸生鄉黨之祠而祝之固宜祠之制凡爲
屋三間爲楹若干計工之費若干自有司之外諸生
及鄉人咸有所捐其助財督工者爲知州於君文徵
等其助力協工者爲耆民王正一蕭用輔等是皆先
生之素所感者也書院中舊有先生所置田遺命以
館四方來學者至於祠堂之祭田及一應看守諸事
草創未備尚有所待云

貴州文明書院義倉記

削竹爲箸屑木爲香績絲爲網與夫負米裹鹽搬柴
運水其爲利微爲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
瘠民貧可知已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可
田者居其三盡貴之田羅鬼諸夷居十之七而軍居
其三軍戶自屯田官賦外所餘無幾其闔城老幼俱
俟苗民負粟入城郭計升合貿易有不足者出重息
以稱貸於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則饑稱貸不得則嗷
嗷然待哺而已平歲如此設有水旱螟蝥之災備戒
不虞之變將若之何往已酉歲侵民之填溝壑者幾

半此非地之貧而備之不豫與頃余視學政欲明禮
義以淑人心然饑寒迫其身俯仰勞其志則不可以
責人於善余爲之惻然欲拯之未能也既而思之力
不足於已豈不可以望於人效不見於今豈不可以
圖諸後乃做晦翁社倉遺意稍得贖金糴粟數十石
積貯於官視諸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
責其利豐年取其耗二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俟稔
而償其散也如挈故物以還人其受粟於倉也如取
諸寄官特爲之收歛節縮之耳名之曰義倉噫數十
石之粟其濟幾何然余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

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所積彌多所及彌廣此余所
望於人而圖諸後者也使稍脫諸生稱貸溝壑之患
則余之惻然者庶幾有瘳矣雖然一人倡之十人從
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十人從而壞之則其
廢必速余之是舉常恐積粟之不多也苟還納不時
約信不著積者鎔銖耗者十伯欲是倉之久而不廢
也胡可得哉雖然即使是法之行盡寒士而衣食飽
煖之余之意尚有進於是者蓋士固有各足乎已而
無待於求人者明禮義以淑人心是也禮義未明人
心未淑則余之惻然者終懼其不免焉爾矣姑記是

說以與爾諸生勉之

一枝窩記

吾友孚齋王君自少慕古於是跡古人行事口言身
蹈與之較得失於錙銖尺寸之間既長而師荆川先
生得聞心學始覺向來之妄雖錙銖尺寸盡合即錙
銖尺寸無一合者蓋從之十年而始識天地之大古
今之長與夫人物之變乃知古人非可以錙銖尺寸
合者也自是君既已破藩籬而游於形骸之外如鵬
搏九天逍遙無礙矣及扁其所築之室乃以一枝名
之至自比於鷦鷯者何哉余於此見君之得於心者

深也蓋天地間物不離象有象則滯南不可北而東不可西其成大成小一定不易若夫上下四方倏忽則遍散之圓滿而斂之一掬惟心之非象者爲然莊生大鵬斥鷃之說蓋借二鳥以形容心體也人心之體本無不該而實則退藏於密本無不該故以鯤鵬形之而非大也退藏於密故以斥鷃形之而非小也不然夫鳥豈有九萬里而搏風者乎辟之乾卦寫人心之妙而曰六龍御天云爾然而彼此相咲者又何也蓋心體本大有所挾焉則亦大心體本小有所蔽焉則亦小盛氣放恣睥睨一世而天地不足爲容此

有挾而大者也管窺蠡測欣然自喜而他物不足爲
動此有蔽而小者也挾而大者蔽之則小蔽而小者
挾之又大是二者始則相咲遷乎其位而皆失其故
不免蹈其笑者焉蓋其所謂大小者非心之體乃挾
與蔽之妄心也然妄心皆心也心有大小故挾與蔽
亦有大小君子之事心者去其挾與蔽耳非去其大
小也去其挾與蔽而大小自在則寂然不動而萬象
已具何大小之可言也然則莊生所謂鵬鷄者指心
之體所謂斥鷃之笑者亦言其有所蔽如甕鷄并蛙
之喻耳故曰大小之辨也若語其極則決起榆枋與

扶搖南溟者何以異豈有斥鷃之樂非大鵬之樂者
哉復見天心靜爲動本人心之所以通天地者尤在
一息之時王君之托於一枝其得於心者深矣蓋將
以聞鯤鵬之樂而非以此笑彼也余嘗與君同師雅
知君意不可以不記

石阡途記

自鎮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
坡深林奧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即其
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
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

稍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
校事至其地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於雲氣中抵暮
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
頓於山谷谿礮者不知其數其有名於路瀨南者爲
思南坡爲大小金鵬坡爲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
者則陡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爲木
根坡爲馬駟嶺爲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
畧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既冒雨
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層巔路徑可
三四尺一線外即飛崖萬仞顧視其下魂悸魄動其

遇泥深滑處有一竅可閣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最
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能
收自上就下勢如轉丸崢嶸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
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得脫焉其石之峭
然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杙杙森列者履乎其
上如虎豹露齒作嚙人狀遠望林木邃密人跡不至
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羈旅離鄉去
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潤雨過翠
落峻坂既下暫即安舒如底于鐵廠左右可桑可田
異境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竒峰近水石如莊嚴峭

拔幽絕水自包溪流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
窮忽得谿處又爽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
生見花無此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種放
觀之而不窮龐公住之而忘返漁郎逐之而迷處者
也人特以遠臣羈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余樂之
欣然若有會意且不復知有人世又何有離鄉去國
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因物也不記其懸崖萬仞魂
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背者乎夫倏而雲倏而雨
倏而險倏而夷天地之變吾既得觀於反掌之間倏
而恐倏而喜吾心之變其轉換於一日之中者亦屢

矣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然

矣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然則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有在矣吾惡足以知之

萬氏墓屋記

人之一身內爲脾肺腸胃外爲手足頭目又其外爲爪髮毛孔而經絡榮灌乎其間者氣血精液也當其周流而無礙也臟腑受病心則能知捏其左手則右手應捏其頭目則兩手俱應拔一毛剪一爪而心爲之動焉蓋氣血精液之所運無不到也氣血精液一有擁腫不足之處於是脾肺腸胃有流注癰毒而不知手足頭目有麻木痿痺而不覺而何有於爪髮毛

孔之細者乎夫內病不知則腹心死外病不覺則四肢死此醫家所以謂之不仁也仁者無他生生不息而已矣天地一身也同姓共宗之人是脾肺腸胃也同胞之民是手足頭目也昆蟲草木是爪髮毛孔也而陰陽五行之生息嗣續非血氣精液之周流乎仁無大小在吾身爲氣血精液在天地爲陰陽五行一也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豈好名而務博哉亦其心之生生不息者爲之也雖然其心無窮而其分有限禹稷顏子一心也而禹稷則往顏子則避拘於分也是故君子有天地之量而無其位則觀

之於身可也有天下之度而不得行則施之於家可也今夫入母兄弟是家之脾肺腸胃也伯叔昆從是家之手足頭目也五服踈遠之親是家之爪髮毛孔也而恩意情愛之相維是氣血精液也嘗試觀之匹夫至無知也苟被之以不孝不弟之名則赧然愧伯叔昆從雖平時或不相得人苟有辱之者則恚然忿五服踈遠之親即非素厚至與人鬪訟則爲之惻然往衛是果何心也哉蓋其血脉之流通鼓舞發於天機而動於其所不覺即一毛一髮無不愛焉而况百骸五臟之親焉者哉人心死於內也而後有不順父

母之事四肢死於外也而後有同姓忿爭之事是所謂流注癰毒麻木痿痺者也噫甚矣哉其不仁也我萬氏自始祖默菴府君至某輩七世矣代以孝弟相傳其四世內有九江推官府君其六世內有桐廬訓導先君以義方訓子弟以和睦敦族人是以萬氏在邑中號稱多義見富室有因財致訟者則群聚而咲之每歲孟冬則合族祭於程墅始祖之墓仲春則合族祭于篠嶺二世祖之墓篠嶺墓故無房屋每祭掃畢飲福作樂輒就他人室以會守塚之人至無所居乃已酉秋我一二伯叔始創議醵金爲之爰訊于衆

衆曰是不可以已也遂各以貧富出金有差若同舟
共濟罔有二志闢地鳩工逾時就緒周以墻垣中爲
二門門之內爲堂五間虛其中三間名曰會飲取其
會族人以飲神之惠也堂之後東西側室各二間以
居守塚之人醵金稍餘則遞相交管積其息以有待
焉是非視爲一體恩意相維而不病不死烏能出之
之易而成之之不勞若此哉然其竊慮夫宗嗣日繁
而和氣難保故近取諸身以仁之真切者爲言嘗試
以求之身心之際而反觀焉可也不然大不至於內
外俱死小不至於剪且傷者幾希矣始之咲他人者

其不群聚而咲我哉嗚呼是不可以不戒也

重建周孝侯廟記

吾邑周孝侯廟創自晉人蓋舉以死勤事禦災捍患之典也厥後屢修屢圯或出於公或出於私若宋董純儒沈德遠之再新侯廟其始蓋形之夢寐間豈侯精神之感召固如此哉今道人史普海朱明恩者止因初發一念遂不可遏創易石柱且木植磚甃務爲堅久工鉅而費不貲普海至以身繫鐵索不能償所負商價蓋久之而始完其勤如是余目擊其事感而嘆曰陽羨溪山洞壑勝甲東吳然人物之魁竒瓌瑋

者上下數千年間寥寥然一孝侯而已侯少年任俠
跣弛不就繩墨一旦因父老之言洗刷舊習挺身與
猛蛟惡獸戰於深山大澤之中搏而除之自古改過
之勇其有如侯者乎及其師事二陸學問過之歷官
漢荆忠信明斷人心歸附入爲中丞接梁王彤不法
逆侯平日所爲心地洞達無纖芥私曲蓋其氣剛勁
果決不但媿媿閃縮之態不作於心即覺知思慮之
用或當機而回互或應物而有遷侯一無是焉此勇
者至道之効也侯之表見千古感召人心者其在茲
與至於臨陣死戰非侯之所難也余嘗謂人心之靈

意之所動鬼神得而知之匹夫匹婦得而知之有不
可掩者侯平生心事大與關雲長相類二公死後人
咸傳其爲神雲長之靈適有顯應而侯之保佑吾邑
者不一而足此其事近迂然千萬人之所嚮慕者即
神之所在也二公疆直壯勇之氣鬼神知之匹夫匹
婦知之語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聚億兆之精神於
一人而曰無感召者無是理也然因感召而尊侯則
其知侯也淺因精神而得侯則其知侯也深故普海
之發念不過脩侯之廟貌而我輩之發念直欲追侯
之爲人彼知過而不改也改而不勇也心術之邪曲

回互也與人不信而臨事不忠也持此以追侯之爲
人遠矣而我輩徃徃自蹈此弊無勇敢直前之氣則
是普海知侯之淺者以身繫鐵索期於必成我輩知
侯之深者竟不能勇迅激昂以期于有成也此其志
與普海何如哉嗚呼以陽羨之勝上下數千年而寥
寥然唯一孝侯吾輩可以愧矣故記之以志吾感

常州府重開後河記

隆慶辛未夏龍岡施侯來守吾郡持廉秉公去汰崇
儉保富卹貧遏惡揚善聚民之欲違民之惡而於興
學校培人材尤切切焉凡境內四民徭役疑訟質成

者之赴於公庭莫不曰施侯愛我而侯之所以撫綏
勸化之者真若父兄之於子弟其辨析而剖決之猶
神明也由是士悅而民嬉市歌而道頌郡中翕然稱
治矣數月後有後河之役或有造余者曰施侯不妄
役一民者也是河也何所關係而侯何以興是役乎
余曰不然天下之事理有固然而衆人之情亦有所
必至君子之政執乎其方而亦不可不通乎方之外
執乎其方者理有固然也通乎方之外者緣其情之
所必至也爲政而不知人情之所必至奚其政哉今
夫遷都以遠水患正也而盤庚至以鬼神懼之周官

聖人聖世之書也而逢氏掌時夫烏方相士帥百隸

聖人經世之書也而庭氏掌射天烏方相士帥百隸而時難抑又何也天下之事固有不出於常理而衆人嗷嗷屬望若將不可已者聚衆人之情積之之久鬱湮不伸則必有受其阨者不可以不宣也故情之所必至者即理之所固然而執乎其方與通乎方之外二者誰能廢一哉後河在郡治北相傳利於文事宋慶曆間守李公餘慶肇開其初蓋以堪輿家利文事之說倡邑之富戶爲之後三十年果有魁天下者已而又塞崇寧初朱守彥重加濬治次年果有魁天下者國初至今二百餘年吾郡才人文士前後相

望然未有魁天下者豈其不足與天下爭雄哉衆人
以爲是河之塞爲阨也蓋引前事以徵之耳嗟夫造
化之微奧鬼神之幽深扣之無端測之莫知朕兆而
必曰此盡而彼應如執券而取償焉未必然也然而
因衆所願振作而興起之宣其鬱湮俾之歡欣奮發
意氣自倍其爲助亦大矣施侯留意學校人才其慮
之周到如此此所以汲汲焉請於兩臺陳公劉公而
興是役也侯方闢學舍百餘間選六學弟子員之尤
著者肄業其中盛暑不廢考校篝燈閱視達旦忘倦
余所謂執乎其方與通乎方之外者侯其兼舉之矣

夫天時人壽生目直吾知異日魁天下者必出于

夫天時人事往往相值吾知異日魁天下者必出于
吾郡如執券而取償焉無疑也問者曰余細民也培
井之蛙耳將見笑於大方之家是役也自西北某地
至東南某地長若干丈濶若干丈始工於某月日畢
工於某月日邑令韓君容暨武進茹君宗舜無錫周
君邦傑江陰劉君守泰靖江張君某咸乞余記其事
余因述所語密記之以呈施公未知其有合焉否也
施侯福清人名觀民乙丑進士

重建海會寺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而內外交養吾儒之

所以治心者如是農工商賈各勤其業無惰其四肢
而自食其力吾儒之所以治生者如是舍敬義而求
頓悟外生理而爲游民此世之譏爲佛者之失也雖
然此豈知佛之本然哉蓋佛之徒以常住真心爲圓
覺以根塵不斷爲魔王打疊魔王入于聲聞由聲聞
而斯含陀圓覺等覺然後入于無漏妙覺當其束縛
而不能解脫於是有毒龍狂象樹猿泥牛之譬於此
一墮便落下乘小果其不落下乘小果者抵死盡力
猶恐有漏則佛之治其心亦勞矣足躡荆棘口噉辛
苦運水搬柴投崖飼虎至事其師則立雪斷臂身體

爪毛一無所愛蓋農工商賈中無是苦行孝子弟弟
之事其父兄者不能及焉則佛之治其生亦勞矣舍
是而譏其爲頓悟爲游民則豈徒學佛者爲然雖學
儒者亦然蓋有惡敬義之拘而以任意爲率性昧直
方之體而以意見爲靈覺者矣吾不知其於頓悟何
如也不農不工非商非賈一人之身糜費千億一客
之宴葷羶狼籍是天地之大蠹也而何以笑彼之爲
游民然則儒佛之辨吾不能知至於苦心志勞筋骨
則一也心志之不勞筋骨之不苦則儒者之所棄佛
法之所無也嗟夫治心之法吾徒與浮屠氏之失其

宗久矣苟能勞形勤業不爲儒者之大蠹茹辛食苦
不爲佛氏之游民可矣崇塔廟修寺觀此於佛法有
何功德然而敝精神勞筋骨以安佛像豈非始於佛
之徒不愛身體爪毛以事其師者乎邑之東南水行
五十里爲湖汶自湖汶東南陸行三十里爲海會寺
寺枕鳳凰山不知其所始元至正間僧無極住持自
後屢興屢毀 國朝天順初僧宗琰重修
敕賜今名不知何時又毀虎狼蛇虺之所窟穴蓬藿
榛莽之所萎翳某年僧明鸞者以其師廣宗命發念
重修節衣縮口銖積寸累寺傍之居民咸助之於是

披瘴霧斷蒿艾歷崎嶇驅虎豹擇日鳩工肩挑背負
率數木之費而致一木數石之費而致一石積幾年
而成其勤如此蓋余嘗作一室一甍一椽莫非心思
所運以一室之難知明鸞成此之爲勞也明鸞念其
成之勞而求文以示後之人嗚呼一寺之成毀乃物
之固然向也屢成屢毀安知成之不復爲毀乎是勞
形之不足恃也苟求無成無毀不生不滅爲法於今
而精光射來世則舍儒佛之治心何以哉夫余於作
室雖難而終以就緒至於儒者之教少而從事四十
無聞不知敬義爲何物直方爲何事以吾學儒之難

知夫學佛之爲難也噫吾儒與浮屠氏之失其宗久矣然其宗旨果亡乎其亦有不亡者存乎有志者豈徒不爲大蠹游民而已哉故余因明鸞之意而申之勉吾黨併勉夫凡爲浮屠者也

重修工文菴記

求木於市採石於山出甃於窰鑄釘於冶鳩工匠於諸役於是鎚者鑿者挑者載者斧者鋸者塗者砌者百藝咸備然後可以成屋故衆人爲之則易而一人任之則難問閭富人欲作一屋計其蓄聚飭材大率經歲或數歲而就至於菴院之修建某也助錢某也

助力不踰時而畢工其成之易較富室反倍焉余嘗
思之末世以財爲命各厚積以自焚而不肯棄一錢
以易民死其菴院之施舍至使窮鄉小戶樂出而奔
走焉豈專以禍福報應鼓動乎人哉則又嘗思之矣
富家巨室不但私其室中之藏較量於錙銖之間而
德色於一飯之設其無勢利者曾不得望其門墻而
華棖漆壁朝塗夕抹賓客之得至者有涕唾乎其中
則怒於心而覘於目至於菴院之成則遊人行旅酒
徒詩客輿疾待死枵腹求食者無不畢應若驛傳焉
其便於人而切於用世固不得而無之也世不得而

無之則其出錢力以助之者亦其情然也是豈專以
禍福爲心哉然則爲政者不禁富人之過制而以毀
寺觀爲賢其亦未達乎情者與宜興工文菴在邑之
北可十五里自官河湛瀆口入可半里吾師荆川先
生由毘陵往返多至焉一日余隨侍先生於菴中寺
僧德琇者出其修造始末求文記之先生以命於余
余既不敢辭又感夫世俗之各私其家而菴之可以
爲會晤所也因爲記之然余於德琇又有說焉富人
知嗇其財而不知嗇其精知潔其屋而不知潔其心
故窮奢極欲伐性喪生之事無一不備僧家外同於

人而身裡寶珠如來法眼竟不能獨探而自惜亦且
隨衆汨沒焉貪心未斷妄曰安禪則亦與彼之伐性
喪生者等耳藉使其與富家大戶易地而處焉豈不
易地而皆非哉然則富人之鄙嗇僧人之外同乃其
習之固然而失其真性一也夫僧以外同人而人猶
助之如此苟能明大事因緣以如來法眼闡教其助
之者當何如哉德琇樸質無華固非緇于勢利者然
試以吾之言觀於僧與俗之人則亦可以自觀矣是
菴修造之始末創之者宋咸淳二年潭心也再整者
圓音也又毀而修則在嘉靖庚寅其僧曰道明而德

瓊則於辛丑歲重整其殿宇者也

重修會真菴大殿記

會真菴在邑西城外四百武許與社稷壇相對創自
宋建炎間歷數百禩厥惟舊矣相傳道士劉混康插
蘆於其地後二年枯蘆成葦始建是菴其說不經無
可考信若其成而毀毀而修成毀相因則亦物理之
固然者不特此菴然也今道士盧德膺因其師吳應
仁所修三清大殿而畢之工完求記于余且曰以爲
鎮菴之寶余笑而問之曰德膺若以余文爲寶乎若
知寶之所在則知真矣天下孰爲寶真者爲寶孰爲

非寶歟者爲非寶可者爲真真之異乎假也何以辨

非寶假者爲非寶何者爲真真之異乎假也何以辨
何者爲假假之異乎真也何以辨真假之間煩然淆
亂孰測其端爾以汝之身爲真乎百骸九竅同一聚
塵臨化而消爾尚何存故曰假爾面貌然則爾身非
真也菴者又假身之所爲也取其土木而肖像之取
其屋壁而丹青之抑假之又假者也而又何假於余
文乎以此爲寶不其誤哉余聞道家者流以精氣神
爲三寶故有鍊精鍊氣鍊神之說其徒以爲真矣而
吾猶病其鉛汞龍虎嬰兒之爲假也就使鍊得一身
於世何補然則世間之所謂真者其吾道乎道者三

網五常如日月之明與天地俱敝萬古人心之真孰過於此自吾道衰而異端者假之猶之王迹熄而伯者假之也嗚呼天下後世無一而非假者亦何恠乎德膺之以余文爲寶也姑辨其真假以爲之記

重脩通真觀殿閣記

今天下梵宮道院瀰漫世界余以其耗費財貨也輒不喜然而亦有不可無者人得而共之也彼富家巨室一館宇亭臺之勝祇以娛耳目蔽歌舞睨私比不若是人不能窺焉惟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若夫梵宮道院人人得而居之有若至其私室者盡一世之

人佳能口飽入繁令一處行者托宿疾者問醫讀者

人誰能如匏瓜繫於一處行者托宿疾者問醫讀者
求友貧者棲身皆於此有賴焉苟悉緘滕之扁鑰之
則將奚往哉此所以不可得而無也吾陽羨有通真
觀者創自陳曰興道宋祥符中賜額玄通尋改今名
我朝洪武初道士王秋碧復建正統間重脩者道
會談景真蔣中隱也觀內曾有 賜道經一部每遇
聖節及元旦則令長率師生僚屬若庶人在官者習
禮于此先是觀之二門頽廢止存基址萬曆四年正
殿破漏椽木瓦甍俱壞時令丁侯懋建創意脩理命
道會王玄志閔似默師徒主其事助以罰鍰併徹某

庵廢材益之余曰觀固不可無况又肄習禮儀祝
皇上壽其繫臣子大義甚重非尋常可比乃作䟽募
緣期於共濟而俗見固陋出施者寡有微賈朱永者
義激于心一旦捐三百金而殿工賴以就緒玄志師
徒又即二門基址造文昌閣樓五間爲力更鉅無肯
任其事初道人史普海者脩理周孝侯廟負債久之
始完復欲主此工或有舉談圓惠者是人曾興某工
可托也言于縣召之圓惠至則一以自任曰吾不煩
普海也余時見圓惠矍矍一身精力漸稿志雖壯何
以踐斯言乃圓惠則罄其素所蓄積鳩其徒各以藝

助役鄉民憐其至誠爭爲施舍蓋暮年而閣成歸然
爲邑壯觀而圓惠之志於是乎不爽嗚呼末俗鄙吝
以財爲命當二役之興以余之疏乞于富家巨室罔
有應者即余亦不能大有所捐也彼商賈者經營鬻
販銖積寸累甚爲艱難而朱賈一夕出三百金脫然
如棄土苴余乃大有愧於朱賈彼道人者草衣木食
何藉於世然責以樓工人爭附之余素業儒竊有志
於一體之學然言而莫余從倡而莫余應也余又大
愧於圓惠負此二愧其說云何豈非已不能大有所
捐而徒責於人之過耶反觀于心鄙吝尚在故因而

書之以志吾愧玄志死閔似默求吾文以紀其始末
如此

說

示蔣氏二子說

虹泉蔣君生于普安南服其系實自金淵金淵與吾
邑陽羨接壤蔣君昔以地曹游吳下過金淵故里余
始識君之面及余官黔陽蔣君晉叅閩藩又過普安
將母余乃再會君於黔中君俾其二子思忠思孝謁
余問其年一則弱冠一則成童視其禮貌而威儀整
然試其詞章而文采燦然苟就所
已能而成焉其

於賢良高等有聞於時將可以談笑掇拾以黔陽而
得此即使出于民間余方求之不暇况出於文獻大
夫之族爲余舊交者乎雖然修威儀工詞章足以取
高等榮矣余將進二生於道則二生之所得未可安
也時俗之所好常採其華不採其實君子之所存每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有得於己者未必其有得於名
致譽於外者未必不併傷其實苟二生之志而務與
時合則就二生之所得而成焉足矣如其不以是爲
安則居其實不居其華可也未有得焉常遑遑以虛
其志有一得焉不急急以聞于入所謂居其實不居

其華者此也古人以實勝爲善名勝爲耻爲已爲君子爲人爲小人者華與實之間而已晉之陸機唐之李賀少以文藻著名公卿咸爲避舍然卒不得爲令器者採其華不採其實者也以二生勝於機賀固不可以機賀望二生尤不可二生素有義方之訓余愛其器之美也爲此說以助之併驗異日之所就二生其無以我爲迂也

純白齋說

荆溪有拘儒焉曰履菴居士少謹繩墨睢睢盱盱自謂潔矣白矣其師荆川翁曰子外遮飾而內包藏非

白也居士乃默然深思搜括心源無一毛一髮不受
病者夫厝火積薪勢必燃矣燃則何所不至居士其
病入膏肓而師真操盧扁之手者也師之子玄卿居
士壻也有異才素習師訓於書史世事罔不通曉而
又善爲詩文然氣高一世不受束縛居士時時以繩
墨故步約之玄卿曰此吾玩弄侮世之跡使心苟無
瑕吾視棄餘習如糠粃耳居士竦然異其言以爲甚
似吾師蓋古人之受患莫大於心病心病矣而包藏
焉則其病益甚心未受病而顯著其跡以示人一旦
人摘之以告如轉圜然此高明特達者之所爲也陳

白沙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此心受病未受病之說也余因以自咲而執左券以責玄卿之如約一日玄卿盡洗宿習如千里名駒驟就羈的盖其氣銳故其反也勇其病淺故其動也易乃自扁其齋曰純白而乞居士一言以勉之居士曰子向之未白也非心之爲害也今之既白也慮心之未純也嘗試以觀向來不受束縛之心與今日脫去故習之心孰爲玄卿之心之白也又以今日脫去故習之心要之將來恒久不變之心孰爲玄卿之心之純也聖人懼心之危微而致嚴於精一之功精則白一則純

斯須有間則汚染入之而靈體息矣可懼哉人心也
明道大賢也見獵而心動習氣之難除如此玄卿其
無視爲糠粃之易棄而石去草生若將復發然者此
則名齋之義而居士用以勉玄卿者也書其說以俟

食熊掌說

熊掌異味也吳中人好飲食每宴客則蘆雀野鴿田
鼠山鷄靡不悉力羅致其不能得者唯熊掌余素不
嗜口腹於雀鴿鼠鷄數數見之席間未嘗一舉箸蓋
所謂人各有食性余非以不忍故也唯於熊掌異味
莫得一嘗好之無異於吳人戊午春以校士至銅仁

平頭苗民有得人熊者雙剮其足獻之府府不能私
以餽於余余喜得償所好亟就視之毛去皮存後跟
前指宛然人形不差毫髮其刀割處上於足一寸脂
白骨突腥血淋漓顏色未變余惡其似人亟爲掩袂
曰昔人有臨死請食熊蟠者余食之即可以易死不
忍也是夕元戎石公置酒飲余酒半以熊羹進旣非
全形其肉乃與羊豕相類余初不辨舉一二箸公告
曰此熊掌也余心旣有所觸則爲之作嘔欲吐不吐
者久之因問公以熊於人利害公曰熊力猛爪利其
傷人常以爪然必人先犯之而後致其怒盡力而止

非如虎狼之性好噬人以為食者余曰若是則余之不忍宜也公曰雖然亦有不利焉熊食禾稼蓋民間男女終歲勤動恃以為命者熊一來食之輒盡雖不噬人其害與虎狼畧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禽不在田則不可執熊既犯苗執之何咎且凶人之肆患者人猶噉其肉况其似人而獸者耶余以公言為然更欲舉箸然竟中止豈非血淋漓似人形之狀尚切于心殺禾稼奪人食之慘未接於目歟古者聖人嘗食熊矣蓋其不忍之心隨處充滿權其殺禾稼奪人食之慘有甚於熊之似人者是以忍於熊者乃所以不

忍於人余以不食熊爲不忍是感於見非不忍之全體也雖然自其所見達之不見可矣因疑雀鴿鼠雞余所不嗜者豈盡出於其性或亦有不忍之心伏焉特未之覺耳向使數物之生如熊之接吾目則便以爲不忍矣噫嘻雀鴿鼠雞之類吳人所食者既非余性所喜熊掌吳人所無余幸遇之竟不能辨味而止所謂飲食有分非余之所存也獨以余之心如不食雀鴿鼠雞者伏而不察其不忍於熊掌之見則以不見而傷者多矣故書其說以自識焉

啓

貴陽請馬心菴大尹入書院啟

置一床於淨室佇瞻高士之臨分半席於玄門實切
鄙人之望同心有利至德不孤伏惟某先生顏似冰
壺形如野鶴棄榮名而修性命脫凡近以遊高明始
看邑宰飛鳧終見少微應象寒潭見底占斷漁磯一
灣明月當空坐破蒲團幾箇煉金使查滓盡去盡馬
求毛髮皆真却聽反觀常啓天人之鑰歛息候氣頻
焚午夜之香象不着鈎牛初露地遂覺江山有主時
將詩句傳神奚啻開南國道流實乃先北方學者某
才非經濟職忝規模欲強人以進業而力不前顧省

已之知非而齒則暮譬之形曲而影不直宜乎聲息
而響遂衰然責不敢辭乃志猶未已共扶名教願借
高賢猥誦佳章俯首有凌雲之想嘿叅上座終身成
把臂之交遂許同盟了茲一事况大隱原居城廓而
獨善或非聖賢暫出精廬增光書院昔曹叅避舍則
盖公肯來彼韓愈卑詞而顛老遂至章章人物顧我
輩以何慚落落乾坤報德星之再聚庶幾明公爲衆
領袖務使多士範我馳驅累歲清齋諒葷羶之難染
霎時出定知伎倆之俱忘衣裡寶珠帶得一川風月
胸中丘壑携來滿座烟霞敢佈俚言用准道駕

黃真乃為二木每二吳山月宜毛各

廣東方伯乞休再上吳自湖軍門啓

休官於服官之歲不是人情先老於未老之年豈非
天意頃直辭而求去蒙曲諭以勉留竊念卑職守章
句而不適其宜拘繩墨而罔裨於用縱使愚衷未泯
曾無善狀可稱爰甘棲蓬華以長終何意拔茅茹而
起廢才微位過命薄疾隨當五十血氣之餘涉八千
道路之外炎蒸鑄骨二豎寢入於膏肓瘴癘剥膚百
邪交攻於腹背獨形蝸螭髮短心長隻影依依貌肥
脉病雖未酬犬馬之報效聊欲保螻蟻之生成故思
返乎丘園及未填於溝壑况區區素守難斷送於衰

白之時而歷歷外官每結果於雌黃之口蟬逃污穢
蛻身望日月之光鳥脫樊籠翹首振雲霄之翮未能
學獻芹於野老亦知耻竊穀於公身明君鏡裏頭顱嘆容顏之難少鞍中髀肉樹勲業以
何期已竭鄙言未回高聽恭惟本部院秉知人之智
普愛物之仁若大匠無尺寸之遺於下愚錄錙銖之
細非惟護其短淺抑且過於褒揚旣荷採葑敢忘結
草但較身名之輕重則多病所當亟歸顧揣才力之
淺深則不能尤宜知止謂韓國之盧可逐柰東郭之
馬將疲與其強鐘鼓於爰鷓孰若借榆枋於斥鷃伏

乞察此心之非有規避憫朽質之實已凋殘雖爐火
煉金聽大冶之自鑄而鹽車服驥向伯樂以長鳴桐
帽櫬鞋餘生有幾菜羹藥裹此外何求筮不厭於瀆
蒙士固伸於知己

賀徐存齋相公誕辰啟

恭惟天人協助年德彌隆大冶之金成色更精於百
煉 明時之鳳鳴聲遠徹於高岡奚止裴公快綠野
之優游實乃司馬繫蒼生之仰望寒潭秋水照孤月
以明心蒼狗白衣笑浮雲之過眼其駑駘弱質樗櫟
散材蒙收骨於駿駒遂並生於桃李此身何幸喜同

地以同時矢志靡他竊共憂而共樂茲當申甫之降
誕殊深山斗之傾誠擬拜門墻偶羈於婚娶之冗遙
瞻賓客未伸乎祝頌之私聊具下情仰祈高鑒

答李孤山學博啟

衰年伏枕清晨猶未梳頭上客迴車白首遂遲倒屣
亟自掃裘羊之徑柰翁登李郭之舟無分攀龍有緣
題鳳雖筋力既憊常屏跡於他人而意氣相孚願執
鞭於高士空陳雞黍結思依依實切鸞膠虛懷耿耿
恭惟親丈齒德並茂親義兼隆鄉里推賢衆仰斗山
之望世家積行人歸月旦之評筆落如蠅見精神之

溢出心堅匪石誓要盟以不移乃置身列於丈夫顧
傾懷係于小子久韜鉞刃歎文人之數竒一割鉛刀
笑俗士之天幸然福不可以屢徼而屈則必有大伸
在公當潛龍待用之乾在我蹈鼯鼠多貪之晉羨李
將軍門第之盛麟趾振振愧萬石君孝謹之衰豚兒
蠢蠢縱有司一時收錄柰文場百戰空踈餘盡頑愚
皆難比數豈若高門驥種悉爲華國駿材故小噐易
盈生每虞其顛覆而尺蠖斯奮公會見其飛揚試觀
懷瑾握瑜之竒大是光前裕後之具若徵左券如探
中囊蓋天意還歸李家而人情咸嚮舊族理固然耳

說非誣也幼子乳臭濫接書香向屈嘉賓恐經暑雨
行將卜日擬待涼秋伏蒙記存敬茲回覆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六終



